

The background of the cover is a yellow-toned portrait of Wolfgang Amadeus Mozart, looking slightly to the right. Overlaid on the portrait are several musical notes and staves, rendered in a light yellow or white color, creating a sense of musical movement. The notes are scattered across the image, with some appearing to be part of a larger staff that runs diagonally from the bottom left towards the top right.

# 莫扎特

A small red logo is located in the bottom left corner of the cover. It consists of a red square with a white border, containing a stylized white character that resembles a traditional Chinese '日' (sun/day) or a similar symbol.

〔法〕B. 罗宾斯泰因 M. 布吕瓦尔 著 新华出版社

I56  
L950

# 莫扎特

〔法〕B. 罗宾斯泰因 M. 布吕瓦尔著



新华出版社

ÉDITIONS MENGÉS 1982

根据芒热出版社1982年版译

莫 扎 特

B·罗宾斯泰因 著  
M·布吕瓦尔

徐 坤 耿 译  
张 爱 珍

•  
新 华 出 版 社 出 版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新华出版社印刷厂印刷

•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15.375印张 插页2张 302,000字

1986年1月第一版 1986年1月北京第一次印刷

印数：1—7,000册

统一书号：10203·190 定价：2.65元

---

## 译者的话

---

沃尔夫冈·阿梅丢斯·莫扎特1756年1月27日诞生于奥地利山城萨尔茨堡。他4岁习琴，5岁开始作曲，6岁随父进行旅行演出。奥皇誉之为小魔术师，世人称他为音乐神童。莫扎特是历史上少见的音乐天才，是音乐的苍穹中最灿烂的明星之一。在他短短的一生中，创作了22部歌剧，49首交响乐，还有数百首乐曲、舞曲。他是维也纳古典乐派的代表人物之一，为西方音乐作出了重要贡献。他的《费加罗的婚礼》、《魔笛》等歌剧享有极高的声誉，在世界各地久演不衰。可是这样一位伟大的音乐家却于1791年12月5日凌晨在贫病交加中溘然长逝，年仅35岁。

本书是一部传记体小说。它反映了莫扎

FIVE 4 12

特生活的那个时代的社会状况，充满着浓郁的生活气息。它真实地介绍了音乐家的童年、勤奋创作的情景以及爱情生活。在他短短的一生中，莫扎特与宗教势力和社会恶势力进行了不调和的斗争；在音乐创作上，他反对墨守陈规，反对为取悦达官贵人而创作，他独辟蹊径，在满布荆棘的崎岖道路上攀登；在最后10年中，他的处境异常艰难，但他以顽强的毅力写下了大量杰出的传世之作。对此，本书都作了极为生动、精采的描写。

在翻译过程中，我们得到了不少同志的帮助，在此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。

由于译者水平有限，书中难免有误译之处，希望读者批评指正。

一九八五年四月

---

## 目 录

---

|     |          |     |
|-----|----------|-----|
| I   | 父 亲      | 1   |
| II  | 分道扬镳     | 97  |
| III | 徘徊       | 178 |
| IV  | 自 由      | 256 |
| V   | 奋 斗      | 347 |
| VI  | 安魂曲      | 411 |
|     | 附录：莫扎特年表 | 480 |

## 父 亲

在通往斯图加特的大道上，一辆驿车缓慢地行进着。

近日来 大雨滂沱，雨水溢出路沟，漫上大道。马在泥泞的道路上挣扎着。流云飞驰，细雨茫茫，前方朦胧月光中隐隐绰绰地显现出一座高大建筑。那是一家旅馆。

车夫使劲地抽了一阵鞭子，驿车终于进了旅馆庭院，停住了。院子里到处是驿车和华丽的四轮马车。旅馆是一座巴罗克式建筑，高大、宏伟，然而粗笨、单调。正面高墙饰有涡形装饰条纹的灰墙面已经发黄，墙上一排排清一色的窗户又高又窄，在这阴霾的黄昏，惨淡的月光下，显得沉闷，凄凉。

车夫跳下马车，抽出脚踏板，让疲倦、劳累、不耐烦的乘客下车，呼吸清新的空气，住店休憩。女士们着急地探身车外，但看到院中满地泥浆又往回缩，不敢跳下，害怕弄脏长裙的下摆。懒洋洋的车夫走上前去，伸手扶她们下车。

最后下车的是一位怀抱孩子的中年男子。他衣衫不整，三角帽歪戴，露出微秃的额头。他动作迟缓，脚步沉重，满面愁云和倦态。他下了车，耸耸肩，把抱着的已经相当大的男孩紧紧地贴在胸口。孩子沉睡着，院中的喧闹声也没有把他吵醒。

庭院的角落里传出了口令声，一群人东奔西跑，身上的武器叮当作响……在摇曳不定的火光中，庭院仿佛成了一座巨大的舞台，忙乱的军士如同一伙鬼影，在舞台上疯狂地蹦跳着。

旅程太长，孩子累坏了。他静静地躺在父亲怀中，一动不动。经过一天的颠簸，人人都已疲惫不堪，都想安稳地睡一觉。

下车后，旅客们涌向旅馆大门。门厅里，人来人往，摩肩接踵。穿着红色制服的军官们在人群中挤来挤去，昂首挺胸，旁若无人。

客棧老板站在门口，笑容可掬，点头哈腰地迎接顾客。对熟人，他热情地一笑；对生疏的来者，他投去怀疑的一瞥。但是对每一个新来的客人，他都送去谄媚的目光，奉承的言语，把他们一个个迎进客厅。

“见到您很高兴，先生。您光临敝店，我深感荣幸……”

见到一位阔气的绅士，他躬身到地，恭敬地问：

“仍旧住四号房间，阁下？……温一壶葡萄酒？”

他转过身，舔舔干燥的嘴唇，又去迎接一位和善的贵

妇。

“……为您效劳，夫人。二号房间华丽舒适，设备齐全，还有厚厚的鸭绒被。能接待您，夫人，将会给它增添无限光彩。是否要一壶暖酒？……”看到贵妇生气地一抖，他赶忙说：“啊，不要暖酒。悉听尊便，夫人。”接着他深鞠一躬：“请，夫人。”

店主继续后退，为贵夫人让路，差一点与怀抱孩子的男人相撞。男子身后跟着一个已经不年轻，但仍结实的妇女，她用裙角围着一个身材颇长，不很秀气的姑娘。

“哎哟，对不起，先生……请多包涵……”

而那个男子却眼望着军人，轻蔑地抬了抬下巴，问店老板：

“那里乱哄哄的，是怎么回事？”

“那是几位轻骑兵军官，今晚他们光顾敝店，为我店增辉。”

“好高贵的旅客！”

一听这话，老板挺直身子，骄傲地说：

“不瞒您先生，敝店是符腾堡最高级的旅馆。”

说完，他昂首挺胸，阔步走向客厅。抱孩子的男人跟在后面，拉住他的胳膊。

“我们一家四口，要住贵店……”

老板用迟疑的目光扫了他们一眼：

“你们就住六号和七号房间吧，它们是连在一起的。”

“一间足矣。”

老板抿紧嘴唇，轻蔑地一笑，不客气地说：

“请便。”

院子里，仆人们漫不经心地从驿车上搬行李。两个佣人笨手笨脚地从车顶上抬下一个长长的、用皮带捆着的黑色箱子。

在客厅里，抱孩子的男人站在溅满泥浆的玻璃窗前，注视着仆人们的行动。看到他们莽莽撞撞的动作，他吓坏了，赶忙跑向台阶。

“当心！你们小心点：那是一架羽管键琴，不能象酒桶那样乱扔！你们这帮蠢家伙……”

店主和仆人们惊诧地看着他。突然，院子里响起了军号声，一切喧嚣声戛然中止，孩子从睡梦中惊醒，本能地用双手捂住耳朵。

“啊！爸爸，多可怕……”

店老板走向他们，关切地问：

“孩子有点不舒服？”

“他很好。是军号那不和谐的五度音把他吓醒了！”男人冷冷地回答。

客厅里熙熙攘攘，笑语喧哗。军官们高声的粗鲁话，女人们刺耳的笑声，一名神甫的悦耳的低语声和桌上餐具碰撞的叮当声混杂在一起，热闹非常。他们一家四口人急速穿过喧闹的人群，踏上靠着墙的橡木梯子，拖着沉重的脚步，缓慢地向上爬着。店主手持烛台，在前面为他们引路。下面传来沉闷的撞击声，男人立即回过头来，着急地喊道：

“当心！你们要小心这个箱子！这是一架羽管键琴……”

两个仆人躬着腰，抬着沉重的箱子。其中一人咕哝着说：

“一架羽管键琴，是什么宝贝？”

另一人气喘吁吁地回答：

“谁知道是什么鬼东西。这么重，简直象头小牛。”

一家人步履艰难地跟着店老板上了楼。走廊敞亮，通往各个房间。墙壁洁白，朴实无华。出口处有一排栏杆，给人以安全的感觉。

店主终于停住了脚步，从口袋中掏出钥匙，顺手递给男人。

“请问先生尊姓大名……哎，这是为了登记。”

“宫廷乐队副指挥利奥波德·莫扎特和家人。”

店老板一听回答，立即露出鄙夷之色，他手握门把，冷冷地说：

“噢！……是乐师？”

店主态度突变，这深深刺痛了利奥波德的自尊心。他把孩子交给妻子，然后挺直身体，不无骄傲地回答：

“是的，是乐师，敝人在萨尔茨堡大公、大主教西吉斯蒙德·冯·施拉腾巴赫阁下的宫廷任职。”

“房间每晚的租金是三个弗罗林①……”老板显出满脸

---

① 弗罗林：德、奥等国的古银币。——译注

瞧不起的神色，以怀疑的口吻重申了房价。

利奥波德望了一眼妻子。是呵，三个弗罗林一夜，太贵了！但是，他神气地回敬店主：

“我们住这个房间。”

店主又冷冷地加了一句：

“在敝店用餐，每人每餐二十五克莱泽①……”

“我们已经在路上用过晚餐。”莫扎特夫人撒了个谎，打断了店老板的话。

在这势利小人面前，利奥波德感到有必要抬高一下身价：

“我们是公爵的客人，殿下在斯图加特等着我们。”

“这个，我可不敢相信。”店主挖苦地说。“公爵已经去路德维希堡了。”

“您这话当真？”利奥波德惊得目瞪口呆。

“三天前，我亲眼看见公爵大人路过敝店前往路德维希堡的。他的一名使者说殿下将在那里住一个月。全欧洲的君王们都向我们公爵借兵，殿下当然得管一管他的士兵。而此正是练兵季节，所以……我们的殿下奔波于两大兵营之间。”

莫扎特夫人从店主手中拿过烛台，跟着孩子走进了房间，利奥波德关了门。他忧心忡忡，呆立门旁，而其他客人则围着行

---

① 克萊澤：中世紀德意志小銀幣，七十二克萊澤為一塔勒。后改為銅幣。——譯注

李包忙碌起来。他听见店老板在走廊里呵责女佣：

“怎么，你该不是去换床单的吧，啊？还替这些江湖艺人换床单，哼！……”

“昨天的那个房客发疟疾，烧得很厉害。”女佣解释说。

“那又怎么啦？把这些统统给我收回去！”

利奥波德一声不响地走向大房间。他的妻子在准备冷餐，孩子们忙于把羽管键琴安放在支架上。他脱去外衣，神情沮丧，坐在屋角的一张椅子上。姑娘在风琴前，不知疲倦地重复弹奏着协奏曲中一段难度很高的快板。小男孩则站在瓷砖壁炉旁，从琴匣里取出小提琴，悄没声息地走近父亲，父亲默默地抚摸着爱子的头发。

晚饭后，莫扎特夫人收拾好桌子，问丈夫：

“你打算怎么办？”

“到路德维希堡去。我们不坐驿车去，而要雇一辆马车去路德维希堡。”

看见儿子走来，她问：

“你想干什么，沃尔夫冈？”

“我要撒尿，妈妈。”孩子小声回答。

“尿壶在屏风后边。”

孩子小步跑向屏风。莫扎特夫人不想打扰正在专心致志练琴的女儿，于是走向丈夫。利奥波德递给她一片纸，让她看他刚才写的几行字。

“拿着，安娜·玛丽娅。你听我说……这是为《法兰克

福报》写的……”

利奥波德·莫扎特先生举家前往法、英途中将于15日路经本市作短暂停留。届时，法兰克福公众将有幸一饱耳福，欣赏莫扎特先生的十二岁的女儿及他的公子、八岁神童、当今举世无双的小提琴和羽管键琴演奏家演奏的世界名曲。

“你看怎么样？”

“你不认为夸大其词了吗？”

“不，一点没有夸大。”利奥波德激动地站立起来高声说。“公众，尤其是德国人，他们是聋子。我们应该大声疾呼，要让公众认识我的孩子，承认他们。好了，现在睡觉还早，沃尔夫冈！南内尔！快来，咱们来练一会儿三重奏！”

“大家坐车颠簸一天了，都已经很累，还要练琴？该睡觉了……”母亲疼孩子，试图让丈夫改变主意。

可是，沃尔夫冈已经调好了小提琴，并且拉了拉母亲的裙子，轻声说：

“不，妈妈，我要拉琴，我一点也不累！”

利奥波德拿起小提琴，走近羽管键琴。他看着儿子将提琴放在颌下，校正好姿势。南内尔一直端坐在琴凳上，眼睛盯着乐谱，练着那段难度很高的快板。

“南内尔，注意你右手的经过音群，当心你的拇指。”

她尽力照父亲的话去做，但没有成功。沃尔夫冈在她背后“噗嗤”一声笑了出来。他笑得很开心，眼中闪耀着欢乐的光芒，他摇了摇头，跺着脚说：

1a是本位音 你为什么又弹出降1a? 应该是本位音!”

“爸爸，你看呀，沃尔夫冈嘲笑我!”

调皮的弟弟不停地拉着那几个经过音群，直到利奥波德笑嘻嘻地进行干预为止：

“沃尔夫冈，让你姐姐安静一点。”

他又向女儿眨了眨眼，鼓励她说：

“G调升一个音阶，南内尔。要当心你的拇指。你的拇指弹经过音群时不那么顺当。”

南内尔顺从地照办了。

“啊，好极了……你愿意与我们一起合奏吗，南内尔？好，沃尔夫冈，你准备好了吗？我们现在就开始。”

他们开始一起演奏。先是一首奏鸣曲。这首小曲显然是沃尔夫冈的习作，主旋律轻快、诙谐，显示出少年音乐家的卓犖天资。他们越奏越起劲，越奏越和谐，三人都沉浸在难以名状的、只有音乐家才能享受的欢乐之中。在每一个装饰音、每一个间奏处，利奥波德总是用目光示意南内尔，要羽管键琴与提琴配合起来。沃尔夫冈站在一边，专心致志地拉着小提琴，悠扬的琴声使他心荡神驰，音乐的魅力使他忘掉了旅途的风尘、困倦和劳累。宫廷音乐中的变奏曲的晦涩气在孩子飞舞的琴弓下一扫而光，变得活了，欢快了，令人心旷神怡。

“慢一点。”

利奥波德中断了三重奏。是否真的应该慢一点？他自己也不很清楚。琴声一停，室内寂静无声，只听见母亲轻轻拍打床上红色鸭绒压脚被的声音。突然 沃尔夫冈跑向父亲，

拉着他的手，激动地说：

“爸爸，从新开始，请你一个人拉小提琴吧！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求求你，爸爸……这定会使你惊讶不已。”

这时，孩子激动异常，眼中喷出欢乐的火花。父亲顺从地抬起小提琴，娴熟地演奏起来，沃尔夫冈则站在一边，用一种新的对位变奏法演奏曲子的主旋律。象他这样的孩子竟能在小提琴上如此和谐地演奏，简直令人难以置信。他用十几种不同的节拍演奏一首回旋曲中难度很高的乐段，然后轻轻对父亲说：

“这是今天下午我在驿车上想出来的。爸爸 你把它记下来，好吗？你高兴吗，爸爸？”

听到弟弟的话，南内尔却妒嫉起来了。她气恼地挖苦弟弟：

“好了，有什么了不起的！比这好的有的是！”

利奥波德抑制着激动的心情，冷静地指出：

“你有两个地方错了。中指的位置不对，这样拉不出fa音，要用无名指。对，就这样。”

沃尔夫冈的脸沉了下来，难过地低下头。可是，不一会儿，他端起小提琴：“再拉一次！”他又专注地拉起琴弓，脸上露出了欢快的神情。

突然，房门被撞开，店老板怒气冲冲地闯了进来，冲着利奥波德嚷叫起来：

“还有完没有？这么呜里哇啦的，吵死人了！这里是旅

馆！人家花钱租房间是为了睡觉！”

“可是，先生……”

“哼，刚才还指责军号声！那些军人，他们吃饭，他们喝酒，他们花钱，还倒象个人！”

沃尔夫冈气得脸煞白，嘴唇哆嗦着，泪珠滚出了眼眶。他手握小提琴，紧张地看着父亲。利奥波德与店主顶撞起来：

“您有什么权利这样说……您知道是在对谁说话。”

店老板好斗地向前跨了一步，威胁着说：

“怎么，你们还不给我收摊？闹得简直成了马戏团！”

利奥波德抬起手，摆出自卫的架势：

“您敢……”

“那你走着瞧！”

客栈老板又往前走了几步，而利奥波德则庄重地后退着，显得威严不可侵犯。

“我儿子曾觐见过帝国女皇陛下，陛下曾亲热地抱过他，吻过他！”

“你们只是些可耻的乞丐，穷极潦倒的流浪卖艺人！”

沃尔夫冈捏紧了小拳头，气得浑身颤抖着。他害怕地望着父亲，吓得哭了起来：

“不，爸爸！不要，不要！”

此时，背后响起了柔声细气，然而很威严的声音：

“您不觉得害臊吗？”

店主抬起头，看到一个浑身黑衣的人走了进来，是个教